

鄭果將軍談金門大捷

張 蘊 琛

筆者於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前一月，訪問鄭果（維盛）將軍於高雄林德官鄭公館，鄭夫人先出來接待我，她說：「先生因為每天早晨跑五千米的老習慣，必須午睡，他正在床上，要不要即刻喚他起來？」我說：「不必！讓我稍等一會兒吧！」鄭將軍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每天早晨長跑五千米」，有此英風豪氣，不知老之將至，三十年前金門之戰怎麼不勝利呢？

半小時過後鄭將軍起來了，我們略事寒暄，便開始了正式的談話。

問：您對金門大捷給歷史的影響有什麼看法？

答：就古寧頭一役來說，很像赤壁、淝水、采石等歷史上決定性的戰役，曹孟德、苻堅、完顏亮、毛魯澤東，都通過了這個重要的環節，由升弧，扭成了降弧。

問：許多人都說古寧頭戰役好似赤壁之戰，這一說法對嗎？

答：赤壁有寬闊的江面，金門有相當寬的海面，赤壁之戰以少勝多，金門戰役初期是本師單獨的苦戰，像一隻小蜘蛛在自己辛勤結成的八卦陣上，網住了一隻身大十倍的螳螂，爾後十二兵團投入戰場，又變成雄獅搏兔，勝敗已決了，可惜沒有乘勝轉守為攻，當時福建沿海匪軍只有三個軍，三十一軍在馬尾已經受到重創短時間沒有戰鬥能力，廿八、九兩軍的精華已經被全殲在

古寧頭，只要採取攻勢，乘勝收復廈門、福州，絕不是難事，唉！旺盛的企圖心，恰妥的時機，湊合到一起，真是太難了。

問：假使當時十二兵團不能及時投入戰場，結局會怎樣？

答：依然會勝利，絕無問題。在十二兵團（不含步兵二五三團，該團已於廿三日向本師報到，納入本師戰鬥序列。）投入戰場之前，六〇二團陣地境內敵人，已經被殲滅或投降，六〇一團第二營陣地內殘敵也經過凌晨苦戰全部被殲，一三二高地至安歧村內匪軍，也先後經吳金鑄營（六〇一團第一營）及楊書田團驅逐退至林厝，當時我即準備由六〇二團抽組一個步兵營，六〇一團第一營、師警衛營，三五三團第一營編成一個突擊部隊，在空軍、砲兵、戰車支援下，先後乘勝取下林厝，然後攻取北山，由于安歧—林厝—北山—南山為地形上最佳攻擊軸線，古寧頭台地絕壁之攀登，也可以砲兵造成彈幕，在本師優良爬竿技巧下，迅速完成不致造成重大傷亡，這樣做，由於我師步戰砲空協同作戰訓練有素，步兵射擊、運動、投彈、劈刺有深厚的基礎，有足夠通信工具，火力方面有七五山砲一連，四二砲兩連，六〇砲四十門，彈藥充分，海空軍強力支援，同時敵方立

足未穩不可能形成有組織抵抗，（楊樹田團某營收復安歧，僅一次衝鋒，十五分鐘內攻下。）因此殲滅匪軍的公算極大，至於本師傷亡那就不止八百人了，我曾於二十五日晨八時向湯總司令恩伯及沈軍長向奎報告編組突擊部隊，沒有得到許可。

問：傳言十二兵團投入戰場之前，二〇一師已經潰亂是否事實？

答：十月二十五日晨五時一三二高地正前方的匪軍喊話中我親自聽到：「湯恩伯已經上船了。」「鄭師長早跑了，你們還打個什麼勁！」當時湯總司令與我在相視而微笑，我想這項傳言與我所親自聽到的是一個來源，實則，所謂二〇一師已經潰亂絕非事實。因為：（一）戰役結束之後，我師後送的俘虜一千數百人試問俘虜從何處來？（二）假如我師既已潰亂，為什麼戰役結束後，戰利品內共有火箭筒百餘具？（三）敵登陸船隻百餘艘擱淺，如我第一線陣地，只要有一個排據點完全陷落，則敵方不難獲得一個安全灘頭，從事有系統，有持續力的攻擊，七六二步兵砲，火箭砲也可以充分的發揮威力，何以始終沒有？

問：誠如您所說，我軍始終據守陣地，但數千匪軍，怎麼又進入了第一線營後方及安歧、林厝、南山、北山？

答：○本師當時的防禦地區遼闊，不得不採取

廣正面防禦的形式，連據點間，最少也有三百公尺以上的空隙，營與營之間更大，夜間能見度，最多五十公尺，最小十五公尺，事實上無法阻止敵人的後滲，⑤爲充分發揮戰車威力，地雷無法在陣地內普遍埋設，⑥我師射擊紀律極嚴始終保持不中不發的精神，夜間僅能保持據點的完整，作爾後逆襲的支撐，因此，六〇二團於晨間即能以預備隊一營，迅速肅清陣內敵人，六〇一團第二營亦係如此，六〇一團第三營陣後之敵，由於逆襲任務的交接，遲滯了六個小時，使敵軍得在南北山、林厝等幾個無人防守的村落內重新編組形成了有組織的抵抗⑦匪不得不登陸！匪兵未上船，是匪軍指揮官作主，一上船，是強風與船夫作主，匪船被我探照燈發現，我兵器發揮威力，船夫跳下水裏游回對岸，匪兵只好按天風的安排，在二〇一師陣地登陸了，⑧匪軍浸入我陣後不得不繼續侵入我第一線營後方，因爲，海岸爲雷區及四二、六〇砲火集中區，這一地區大約有五十公尺縱深，最危險，通過了，就是第一線堡壘據點，攻下很難，從空隙中乘夜滑過倒也很容易，各連預備隊間都有七八百公尺甚至兩千公尺的間隙，營預備隊間隙更大，通過了營預隊一直到六〇一、二團指揮所，也就是安岐、林厝、南山、北山。這麼一片廣大地區，除了三五三團兩個營早經用於逆襲之外，並沒有任何部隊

駐守，匪軍的確佔領了這幾個村落，但僅一時佔領而已，不能稱作是陷落。⑨我舉一個比喻，海岸有幾個孤嶼與一片沙灘，海水上潮的時候，雖沒有把孤嶼淹沒，但通過了海岸的沙灘在後方的凹地形成了一個小湖，安岐、林厝、南山、北山的敵人，就是這樣來的。

問：您對金門戰役有無缺失之感？

答：到現在還有耿耿於懷的兩件事不能安心，一件是我應該在楊書田團長率領一個營擊潰一倍強敵於安岐的時候，把吳金鑄營配屬給他繼續攻擊林厝，因爲這時天亮未久，林厝匪軍還在整頓，安岐敗退的匪軍可能又把他們衝得七零八亂，我方如乘勝追擊，兩個營兩個小時內可能完成四個師一天的工作，如能於二十五日午前攻下林厝，南北山的攻下便是當天的事了。另一件是二十六日我由於專心策劃督導對南山的攻擊，忽略了對古寧頭臺地絕壁的彈幕射擊，雖然我交待六〇一團第二營向攻擊部隊建議，利用竹竿擊登沒有被接受，但順手之勞幫忙，可以免去多少人的傷亡啊！

問：外傳金門大捷貴師一部份陣亡將士身着紫色短褲，死因係警覺性不够是否事實？

答：你對戰史雖非精通，最低限度還記得諸曼第登陸艾森豪特准蘇格蘭部隊穿裙子的故事，張翼德赤膊夜戰馬孟起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愛護二〇一師的朋友可以把這些形容成勇如關張的美談，嫉恨心迷卻了

良知的人他們說什麼我可不知道了，十月卅日作戰檢討會上，陳城長官聽取了湯總司令、李司令官、胡司令官及本人的戰鬥詳報之後，當場裁決勳獎分配二〇一師應佔參戰部隊的半數，本人那時雖感過蒙獎勉，但全師官兵奮不顧身英勇作戰確可當之無愧，當時與會的各部隊長都無任何爭論，而羅卓英副長官、湯總司令、李司令官等都向我道賀，我的弟兄們生爲英雄，死爲烈士，所以我必須解釋一下，借以解除王昭君在毛延壽的筆下的麻臉，我的部隊從三十七年到台灣，只發過一套便服，一套夾軍服，這兩套衣裳在外出及大集合的情形下才穿，平時自己用米湯漿，用熱飯盒熨好，放着，外出時整齊乾淨，集合時莊嚴肅穆，別人不明內情，說他們是少爺兵，待遇特別，出操打野外，短褲一條，既不生蟲子，又成了習慣，陣地戰用的槍炮刺刀手榴彈地雷，打死敵人是英雄，偶然成仁是烈士，那些批評我的弟兄們警覺性不够的人只表現了他的嫉恨心而已。

問：外傳二〇一師戰利品及俘虜沒有依系統繳送是否事實？

答：這是誤會，當時師的指揮系統是雙軌制，行政系統：如人事、補給、後送、醫療，直接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統轄，至於戰鬥序列，本師離台，初屬廈門警備司令部，後改屬京滬杭總部，又改屬廿五軍沈軍長，又改隸二十二兵團，一月之內，改屬如

此紛繁，人事後勤始終未形成障礙的原因，全由於雙軌制的合理；本師俘虜後送，係奉陳城長官親自指示：（在場的湯總司令、李司令官、劉、沈二位軍長並未提出反對建議，）迅速後送，交台灣保安司令部處理，戰利品處理也是如此。我對於俘虜的人員及破銅爛鐵一點興趣都沒有，但命令必須執行啊！

問：您對古寧頭之戰有無特別感念難忘之事？

答：很多，最重要的：第一是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及黃仁霖總幹事代為申請美齡號專機及從機兩架迅速載運負傷官兵到台灣，本師官兵無限感激，我更感動得流下淚來。第二是老長官羅卓英將軍親自拍着我的肩頭說：「維盛！替我們爭了一口氣！」第三是陳誠長官在戰役檢討會上親口說「勝利是由二〇一師開始！」第四是湯總司令在一三二高地看到雷團第一營攻擊南山的情形，曾經當着所有的將領說：「好極了，不用說這點兒共匪，就是日本的坂垣，九留米部隊，也照樣不是你的對手！」我知道這些話是半含寵愛，半含激勵，本師及本人實在担当不起，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戰役之後蒙最高領袖 蔣公召見嘉勉，並在訓詞裏，屢次提到本師，使我畢生感念難忘。

問：有人說二〇一師於戰役之後在台灣大事宣傳您有何解釋？

答：駐外島的部隊，對當時台灣情況並不了解，那時台灣行政事事已經納入正規，對民

間宣傳，不是野戰隊的權限。東南長官公署，省政府，省黨部才是負責單位，當初新生報向我要一張照片我都沒有給，還是長官公署新聞處在我的人事資料上撕下了一張交付他們的，因為我從當團副參加八一三滬戰，見當年報紙上只是八十七、八兩師的消息，我心裏大不服氣，直到以後進了陸軍大學，才悟出了上級的苦心，滬戰三月，把日本的兩個首相都打垮了，以兩個師，對抗日本的海軍主力，海陸軍航空隊主力（亦即空軍主力）及兩個師團，這樣的戰力，使日本全國民眾對皇軍的信心盡失，這是一個宣傳上的謀略，推己心，知人心，當時參予金門戰役的各師，在素質上，訓練上比起本師來或略有出入，但英勇卻是一樣的，然而就台灣民衆來說，却都很陌生，所以各界的榮寵都很自然落到本師及本人頭上，這是一種很自然的不公平，加上當時大陸各地區節節敗退聲中須要振奮人心，那麼東南長官公署的宣傳不是很正當的行為嗎？

問：傳說當時許多外國名流到戰場訪問，對二〇一師戰功大事誇獎有無此事？

答：當時訪問金門的外籍人士是應 最高領袖邀請由 經國先生及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陪同來訪，記得重要人物有兩位，一位是曾經追隨國父革命的愛國僑領周錦朝先生，他與杜魯門總統有着深厚的友誼，一位是諾蘭參議員他們到達一三二高地正是六

〇一團指揮所，經國先生交待我要好好招待這兩位對世界反共有重大貢獻的友人，希望本師弟兄們以自己的熱血給他們增加

信心。我對這一任務確曾盡了全力，我命吳金鑄營向南山攻擊，當時並無太大把握，因為這時十二兵團主力正在林厝附近與匪軍肉搏，相持不下，拿一個營通過海汊去攻擊南山，或者可以造成敵軍全面崩潰，吳營長表現太好了，在鄉都文中校的砲兵，龍俊杰少校，米亞夫上尉的通信支援下，出敵不意迅速攻下了南山，當場周錦朝先生頌揚說：「軍人精神教育在 蔣公介石的手裏運用得出神入化了！」，諾蘭先生讚揚吳營官兵像色茅霹靂三百勇士（色茅霹靂一戰，對西方文化的持續有無可比擬的功勳。）並讚美趙慶平連的弟兄個個像海格力斯，（希臘神話中勇士仁慈的典型人物，）這些事實為當時一三二高地上的將領羣衆所共見，（包括陳長官，羅副長官，駐台灣軍長以上將領，京滬杭總部副參謀長以上將領，廿二兵團李司令官，沈軍長，十二兵團劉軍長等。）當六〇一團第一營攻擊時，掌聲與讚美聲不絕於耳，黃總幹事更用極流利的美語傳譯。由於金門大捷杜魯門政府態度迅速的轉變，立現於十月卅日艾其遜的言論中，可以明顯的看了出來……。

我們談到這裏，鄧將軍抄示了一首「金門大捷三十週年賦贈當年戰友」的詩，謹將原詩錄後以爲本文之殿。

三十年前戰古寧，全殲犯匪奮雷霆。
屢伸軍令朝揮臂，初就堅碉若建翎。
贏得虎旗君有力，將圖鳳翥我無靈。
駒光過隙垂垂老，伏櫪猶思掃賊庭。